

ZISEN 紫宸

微

微言情书系

海棠春烬

萧天若◎著

我答应你，你会是那场无尽而华丽的绞杀里，最后的幸存者。
只是，原谅我再不能为你加冕。

皇廷之上，是胜者为王，也是剩者为王！

2012紫色工作室 最值得期待的宫斗大戏

实力作家 大气呈现 萧天若

爱情与权力狭路相逢，真情与假意难辨难分

《微言情》

杂志呼声最高古言连载
引发百万读者热议

为爱，你可以做到哪一步？

CMS
PUBLISHED & MARKED
中国出版集团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海棠春煨

萧天若 著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棠春烬 / 萧天若著. -- 长沙 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2.5
(紫色优品)

ISBN 978-7-5438-8288-1

I. ①海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60629号

海棠春烬

编 著 者 萧天若
责任编辑 夏新军
特约编辑 黎 超

总 策 划 周 政
执行总策划 王雄成 杨小刀
封面设计 小 乔
版式设计 黄靖宇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[<http://www.hnppp.com>]
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邮 编 410005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印 次 2012年5月第1版
2012年5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960×660 1/16
印 张 16
字 数 252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438-8288-1
定 价 19.80元

营销电话 0731-82226732 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)

目录

CONTENTS

引章: 寂玄月	001	柒: 醉花阴	129
壹: 凤求凰	004	捌: 乌夜啼	149
贰: 满庭芳	023	玖: 谒金门	168
叁: 凌波曲	043	拾: 望江怨	189
肆: 相见欢	062	拾壹: 诉衷情	206
伍: 玉蝴蝶	083	拾贰: 如梦令	224
陆: 帝台春	106	尾章: 春风烬	243



引章：寂玄月

暮春天气，夜雾空濛。

峡谷里的遇龙江水咆哮着穿越乱石险滩，宛若脱缰野马般奔腾向前。惊涛裂岸激起巨大的声响宛如铿锵的鼓点，卷着汹涌的水汽沿着风势一路往山腰上攀，却在上升途中陡然迷失了力度和方向——及至半山，那水流和雾气忽然没了力道，细腻潺潺如叹息一般，纠结缠绵。

翻过一个慢坡，半山处便是另一幅风景了。

银白色的月光温柔地落在树梢上。丝丝缕缕的夜风拂过山冈，吹乱满树繁艳。雪白的花枝迎风伸展着，像邻家少女纯净的面庞。

背风处扎着连绵的兵寨。几队哨兵围着帅帐巡回，警惕地环视四周。

主帐的门帘被掀开的瞬间，卫兵手中有凛冽的寒光闪过。身披铠甲的男子没有抬头。他独自步出营帐，两条英挺的眉毛深深地蹙着。琥珀色的眸子藏在寂夜的暗影里，猜不透正在思索着什么——想必是有心事，又或是动了杀机，十指一直紧紧扣在腰间的剑鞘上，始终不肯撒开。

身后大帐里，一众幕僚们还在继续争执着刚才的话题，情绪激昂地拍着桌子，争得面红耳赤。

没人留意到他被沉重心事压得恍惚。

清凉的夜风让人觉得舒畅。他深吸口气，挥手示意身后的军士们不必跟随，然后他转身独自沿着缓坡往辕门外走去。

风中裹挟着清新的草香，月光将孤独的背影拉得很长。山间乱石路不平，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下去，只觉深一脚浅一脚的荒凉。

忽然，渺渺的笛声从前面传来。

他蓦然抬起头来。

前面不远的地方，几棵白海棠正在暗夜中怒放。微风掠过枝头，雪一般的花瓣簌簌飘下，落满了树下绯衣女子的肩。

他顿住脚，原地站了一会儿，听她把那支曲子吹完。悠扬的笛声里，迎面飞来的花瓣打在脸上，柔弱，却有一丝不能忽视的力量。他不说话，也不再往前走半步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她，散漫温柔的眼神，像是在欣赏一棵开满了花的树。

“陪我走走吧。”一曲终了，夜风中飘起的声线里带着丝丝缕缕的凄迷。四目相撞处，她眸光里漾开一点笑意，“一个人无聊出来走走，不想却迷了路，三转两转，就转到你这里来了……”

理由很牵强，眼角眉梢满是掩饰不住的欲盖弥彰。他却并不戳破。深吸口气，他踟蹰着要不要劝她回去。——毕竟，走到今日这一步，彼此都早心如明镜：命运之弓已然拉满，每个人的身家未来全都系在那根紧绷的弦上。这一刻，就算明知前方是龙潭虎穴是万劫不复，也已经没有办法却步回头。

身后是万丈悬崖，早就没了退路。

“他知道你来这儿吗？”他失口问出来了，又嫌自己多余。他近前几步，花影摇曳中，月光铺了一地。山风鼓荡着衣袖，吹散了她鬓边几缕乌发，本能地抬手想要为她挽起——

那手势却僵硬地滞在了半空里。

五指张开，停顿，又握紧。



终于垂了下去。

女子虽然已卸去了贵妃的服色，周身饰物也悉数褪去，但她此刻也非荆钗素颜的少女。广袖流云的绯色宫装，金灿灿的凤钗依旧斜插在髻上，十足赤金嵌着珊瑚玛瑙，在月光下闪动着熠熠的光芒，似一朵无声冷笑，嘲弄着他刚刚颓然落下的那个手势。

望着血珊瑚镶成的凤眼，他哑然失笑。是的，就算到了此刻，丢了身份褪去华服，很多东西也还是挣不脱的——譬如他身上冰冷嗜血的盔甲，譬如盘旋在她发间的凤凰。凤凰展翅，翩然欲飞。那骄傲的鸟儿昂着头，仿佛并不知道自己永远逃脱不了身后金丝织就的禁锢牢笼。

他默然怔了半晌，沉沉叹一口气：“如果你是想问……”

“我不想知道！”女子毫不犹豫地否定。她把笛子收起来，嘴角逸出一抹决然，“我对你们的结局不感兴趣！谁成谁败谁死谁活……那是你们的命运，与我何干？”

没错，她是命运的推手。落到如今这样的场面，命运的铺排里，少不得有她在推波助澜。可那又能怎样呢？她左不过也是一枚棋子，牢牢掐在他人手上，改变不了自己行进的轨迹。

又或者，是有人拒绝了她的改变。

月光倒映在她明亮的眸子里，依稀如幽蓝的湖面上泛起薄薄的水雾。她紧咬着唇，铿锵有力地说出这些话来，不知是山风太冷，还是情绪太紧绷，她孱弱的双肩一直在瑟瑟抖动。那道泫然欲泣的目光让他几乎有些克制不住自己。他左手不由自主便搭上了她的肩，他迟疑着，要不要伸出另一只手去，拭去她粉腮上滑落的那滴眼泪？

他瞬间迟疑，她却已是万念俱灰，声线渐渐落下去，化作一缕绵长而黯然的叹息：“我来，不过是想见见你。”

只是想，再見見你，看一眼你而已。

壹：凤求凰

一声闷雷过后，雨滴哗啦啦砸在瓦片上。

看这架势，老天爷是存了心要跟沐相爷作对，偏赶着四小姐出阁的好日子给人脸色看。

司天监千挑万选的吉日，府上几位有神通的门客也算准了这日必是艳阳高照的晴天。沐家的下人们很早就收拾停当了一切，门里门外，灯火辉煌。

所有事都顺顺当当。可谁想，天将快要放明的时候，突然乌云密布，雷电交加起来。几道银光撕裂了静寂，紧跟着半空里落下一个野雷，劈碎了门外旗杆上的两串琉璃灯笼，吓得门廊下几个没胆气的守夜小厮吱哇乱叫。还没等管家喊人将灯笼换好，忽然又起了大风，把相府内外的各色装饰物吹得七零八落。

捱到天色微明时候，终于噼里啪啦地落下雨来，铿锵脆响如滚珠般敲打在屋顶上，像是谁家受了气的孩子狠狠摔砸着东西，恨不能将碧瓦敲成齑粉一样，震得人心惶惶。

“敏珠，出去看看，到底是下雨还是落了冰雹？”

“是雨，小姐。”名唤敏珠的婢女是大夫人柳氏身边的红人，相府里最有头脸的丫头。她嘴里答着主子的话，脚下却是纹丝未动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？迎



亲的吉时定在辰时三刻，眼下卯时都快过半，宫里的人都候在门外了，小姐竟然还有心思关心什么风啊雨的，难道真像几位夫人说的，果然是个没心没肺的木头人吗？

回想起几位夫人说四小姐时的表情，敏珠忍不住憋了丝笑意在嘴角边。

“二房那个丫头，哎，让人怎么说才好——”大夫人才刚起了个头儿，三姨娘就搁下手里的雪瓷茶盏接上了口。翠玉甲套在敏珠眼前轻轻晃了几晃，“咔哒”一下点在书架的花瓶上。“要才无才要德无德，病病快快唯唯诺诺，连句话都说不利索，简直就是块木头嘛！要不是亏了那张脸呀……”

众人都明白底下是句什么话。要不是亏了那张脸，哪里轮得到她入宫？

顿了一顿，有人开口拦下了三姨娘的话头。“好了好了。好歹她也是将出阁的人了，你就说两句好听的吧！”四房那位嘴里打着圆场，手下却偷偷扯着三姨娘的袖子。“以后少不了还要她多提携咱们……”

四房一子一女年纪都还小，以后少不得要有体面的姐姐给撑腰。三房却没这样的顾虑。三姨娘哂笑一声，眼里满是不屑：“得了吧，你指望她？指得上吗？能入宫，那是靠着咱们老爷的脸面！谁叫圣上要‘沐家’的姑娘！”她着重咬住了“沐家”二字，眸风忽地一转，扑到大夫人脸上，笑声里带着谄媚，话却泛酸，“真要细论起来，怎么也该是嫡出的小姐入选才合规矩！”

“话是这么说。但岚儿已经出阁了。小柔的年龄又不合。”柳氏抿一口茶水，气定神闲摁下话头。这话里的意思她明白。当初选秀时，三房明着暗着下了多少工夫？一心想把自己女儿送进去——还是她力劝老爷送云裳入选，硬生生按下了三房里那位姑娘的苗头。

柳氏端庄一笑。在这座宅子里，她是无上权威。座下诸多姬妾，纵使心里再怎样不满，谁也不敢在她面前露出一丝一毫。

“不管是哪个人选，只要帝君满意，就是咱们沐家的福气。再说了，四丫头的性子虽木讷，模样却生得招人疼呢……也是天意吧。”

说到容貌，众人沉寂下去。没错，沐家七个姑娘，论才论宠，怎么轮都轮不上沐云裳。可要说起姿色，她那张脸……

还是从宫里传出来的话：自打见过沐家四小姐的画像，帝君就再没瞧过别的秀女一眼。

龙心大悦。因是丞相之女，千金闺秀，帝君破例赏了“淑媛”的封号，又下召，逾制以妃礼迎娶。

鸾凤和鸣步摇上的金叶子轻轻划了一下敏珠的掌心。

并不疼，但足够让敏珠把信马由缰的思绪给收回来。轻声叹了口气，她伸手给小姐贴上珍珠花钿。自打纳妃的诏书下来，这大半个月，阖府上下不眠不休，几百口人，哪个不是忙得人仰马翻？唯独正主儿成天跟个没事儿人似的，该怎样还怎样，仿佛要嫁进宫里当娘娘的人不是她一样……

敏珠顺手接过小丫头递来的玉手钏给云裳戴上，又指挥梳头嬷嬷再次抿好鬓边滑落的发丝，收拾停当，敏珠终于腾出一只手来。

她那涂了蔻丹的玉指轻轻向窗外一撩：“喏，您瞧。”

滚珠般的声响还在头顶上不停地敲。雕花栏外，碎在屋瓦上的雨水已连成了一条条晶莹的线，顺着琉璃瓦滑落下来，在檐下汇成一面玲珑剔透的水晶珠帘。突如其来的暴雨浇透了廊柱间飘摇的红白丝络，一股脑儿全打在了山石下的那丛竹子上。

一院子雨水。亮晃晃的，像小湖一样。

时候还早，敏珠拿起面手镜给小姐照看发髻后头的百宝珠花。手里的活计滴水不漏，心下腹诽却也没停：人都说“春雨贵如油”，往年春上，相爷总带着百官出城祈雨——也没见准过几回。今年因为忙着送四小姐出阁的事情耽搁了几天，老天却偏赶着这个节骨眼上下了场比夏天还凶的暴雨。

这算……什么兆头？



望着镜子里一丝不乱的发髻，云裳忍不住打了个哈欠。

前夜睡得并不安稳。纳妃的礼数本就太多，沐家又是那么看重这场婚事。三更一过她就起身了，枯坐了半日，由着这些仆妇丫环们来回折腾，脸上难免露出一丝倦怠和不耐。她向来不爱多话，更何况跟这些人也无话可说。她略略挥了下手，敏珠马上会意，搁下手里的铜镜指挥一屋子仆妇散了出去。

敏珠并不敢走远，在门廊底下跟内管家玉嫂将大小事宜一件件交代清楚后，又赶紧折身回来。差点忙晕了，四小姐的花冠还没戴呢。

而这工夫，一身吉服的云裳正抬手托了腮，默默望着窗外发呆。

春光方才过半，中庭桃李正盛。缠丝海棠打着花苞将开未开，繁密的枝桠上绽开一片新绿。敏珠瞅着四小姐脸上讷讷的神情，心里暗暗揣度：沐府上下都知道，四小姐对人对事从来是没心没肝的，跟块木头一样，就连生母死时她都没落泪——却只单单偏喜欢这棵白海棠。着了魔一样，整日花痴般守着护着。看眼下这情形，想必是见风雨无情，铺天盖地打下来，伤了那树，揪心了吧？

敏珠闪念间眼珠一转，陪着笑容往前趋了两步，弯腰在云裳耳边轻声道：

“小姐放心，我已经跟玉嫂交代好了，只消雨一停，立马就叫花匠来整伤，准保伤不了这棵树。”

云裳扭头看她一眼：“姐姐有心。”

她想一想又道：“知冷知热，真不愧是大娘心疼的人。”

敏珠初听这话，心里颇有几许飘飘然的意思。可没想到说完这句，木头人小姐忽地对她一笑。唇红齿白的美艳妆容晃得人眼花，平平缓缓的声线漫入耳朵，无端惊得敏珠心头一跳！

“但愿跟我到了宫里后，也这样尽心才好。毕竟……姐姐以后是要跟着

我，而不是大娘。”

她眼波斜斜一扫，清冷里竟带出几丝凌厉的味道。敏珠怔住，心跳生生漏了半拍去。

温温软软的一句话，字字都是在提点她。

到底是明白人，敏珠眼皮轻轻一眨，转瞬间已读懂了弦外之音。她忙不迭屈膝半跪下去：“能伺候小姐是敏珠前世修来的福气……不管到了哪儿，敏珠都会尽心竭力地伺候小姐。将来到了宫里头，无论什么事，只要您一句话，就算刀山火海敏珠也敢去……”

云裳不接她的话茬，也不扶她起来，淡笑着任由她赌咒发誓，待她把话都说完了，才轻声说了句：“告诉玉嫂，不用叫花匠来。这树死不了。你们不懂草木……喝饱了这场春雨，今年的花只会比去年更好。”

她顿了一顿：“去吧。”

敏珠再不敢轻慢，乖觉收声，低眉敛眼：“是。”

大丫鬟款摆的背影消失在九曲回廊的拐角，云裳回过头来瞥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。

倾城绝色，风华宛然。

是的，沐家四小姐有着令世人惊叹的美丽容颜。

那么美的脸，即使自己看着，有时也要心神迷乱。上天待她真不薄，如花美貌，千金之躯——却也不过是棋子傀儡，冰雕娃娃。所谓的命途之旅，不过是照着他人画好的路线亦步亦趋！

想到这里，她不由冷冷地笑起来。

沐家……不过是她当引子，换荣华换富贵，换个机会放手一搏去求更高的权位。父亲前日喊她去北书房，大道理来来回回地说了好几车。什么为家门计什么端淑贤德。舌灿莲花的场面话藏不住眼底茂盛滋长的灼灼权欲。她哪里会不明白呢，怎么可能看不明白？对爹来说，自己不过是件比古董花瓶更贵



重更好看的礼物，拱手送出去，搁进皇宫里，换得龙颜大悦，便能为这个家族博取到更加荣宠的未来。

什么骨肉，什么女儿？说到底，不过是块人肉踏板而已！

争夺倾轧中，从来都无所谓谁是谁的跳板。只是不知最终谁将踏着谁的枯骨上位——她在这家里长了十七年，看也看够了，听也听烦了。沐家华丽的大宅之中，有几盏是省油的灯？

且不论当初应征入选的那张画像是怎么送进去的。单说纳妃诏书一下来，诸人如何各怀鬼胎：三娘恨她抢了自己女儿的机会，眼神里巴巴地放出箭来，恨不能下药毒死她好取而代之——确实也这样做了，只是那碗汤被半路挡了回去，没送到碎香园。据说是五娘告密，为这事儿，大夫人特意去过漱玉楼，关上门狠狠甩了三娘两个耳光。大娘……端庄秀美的笑容里藏着杀人于无形的刀，轻轻巧巧一句“不得力”便支走了沐云裳所有的贴身侍婢，硬是塞一个敏珠过来。什么意思？她又不是傻子，心中早如明镜。那是眼线、是心腹、是预先埋下的伏笔，她，或者说他们，未雨绸缪，早早便防着她入宫之后会脱离掌控的可能……

刚才给敏珠的那根软钉子，其实也可以先收着。等到了宫里，慢慢将那丫头逼到无计可施无路可退时再来收服，效果没准还更好些。

但她偏不。

就是故意掐准了这个时候给敏珠颜色看。云裳捏着妆匣里的一只旧花钗，定定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。为什么这样做，试着先除掉已知的后顾之忧。还是单纯地只是想发泄一下心中怨郁？

后者的可能也许更大。毕竟，她完全没想到大哥竟然跟爹是一样的——

想起沐风行，她心底里浮出一抹悻悻。不悦如雪片般涌起，迅速在胸口处堆积出一片凉意。云裳伸手攥住缣丝盘锦的衣角，深吸口气，试图压制住波动的情绪。那零星的雪花在心口上打了个盘旋儿，却并未消散，而是渐渐

化成了满腔怨愤之气。

说什么兄妹情深，什么照顾你一辈子永远对你好，全是假话！根本就靠不住！还以为他有多疼她……哈！功名利禄才刚一招手，他忙不迭就把她推出了门。

为她好？谁信？！

她这里宫门一入深似海，他那边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。待来日，你沐风行封侯拜相扬眉吐气，仕途得意权倾天下的时候，哪还会想得起碎香园里窝窝囊囊的云裳？

云裳甩手把钗子摔在妆台上。

罢了罢了。都是天意。

命运之轮才刚开始转动，她还没迈出第一步。谁也不知道前方是否艰险未来有多困难。但恰是这些不知道和不确定，给了她一丝走下去的勇气。

“记住，每一次出手都要干净利落。”

长舒口气，她把不悦的情绪慢慢推离。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点了点头。

“从今天起，沐家四百多口人的性命可就系在你身上了。”

“成败在此一举。绝不能给任何人留下余地。”

镜中妆容妩媚的女子扬起如刀锋般冷冽的笑意：“是的。你的一举一动都将影响他们的未来。云裳……沐云裳，千万别忘记你的誓言——你要让这个家族因你而荣宠至极！”

话音落处，一道闪电劈了下来，端端落在镜子里。光华无声迸裂，刺眼的白光将整个房间照得如雪洞一样。

镜台前的身影却是动也未动。

白光很快散去，屋里又恢复了静寂。唯有窗外的暴雨还在持续，绵密雨丝织成一张蒙蒙的大网，笼着树木山石房屋人影，漫无边际，仿佛连天地都罩了进去。



身后传来芜杂的脚步声。镜中折射出敏珠去而复返的身影，她手里捧着条百鸟朝凤的披风，各房最有头脸的仆妇依次跟随在她身后。

云裳没有回头，只伸手抿了一下发梢，淡定合上镜子：“吉时到了？”

“还没有。是大公子吩咐奴婢来请小姐过去，说老爷和几位夫人都在花厅等着行礼。”

“那走吧。”

两个小丫头闻声上前扶住了她的手，又有几个利落的婆子赶着托起礼服曳地的袍角来。虽说雨地里泥泞，可这些人脚下连一丝水汽都没有。仆妇丫环们井然有序地簇拥着她出去。行至门口，云裳抬头看了一眼院子里的那棵海棠——

涩涩的苦笑浮出嘴角。

下过这么大的雨，今年的海棠一定会比去年开得更好。

只可惜，她看不到了。

云裳依山望去，四目所及尽是远近次第的屋宇。

沐氏是西临望族。沐梓荣出身名门，少年得志，一生仕途顺意，出了名的会享乐。绛龙城盘踞山中，王宫宅邸大多依山而建，沐府自然也不例外。沐家大宅占地极广，花木扶疏中，有九曲回廊蜿蜒盘旋，一直伸到花径深处，枝杈般盘桓着连接起各处楼台轩榭。若是逢着雨天，各人只管沿着回廊走去，即使不打伞也必能行遍全园而不湿足迹。

云裳抬头看了一眼。老天爷还是阴着脸，乌沉沉的云团压在半山，遮住了半边天，远远看去像是什么人打翻在画纸上的一团墨迹。

雨一直不停。

前几日刚挂上去的饰物此刻看来狼狈不堪，艳色的绸布上浸满了雨水，沉甸甸地再也飘不起来，五彩丝带低垂在檐下滴着水珠。倒是那些透明的白

纱，在被雨水打过之后，看起来反倒有几分楚楚可怜的意味。

虽是白日，花厅里的灯却比夜晚还要明亮。黄色的光晕将屋中众人的身影投在半透明的窗户纸上，恹恹飘浮，像她最喜欢看的影子戏。

远处青山隐隐，怪石嶙峋，还有薄薄的云雾。像盛大而华美的布景……旁边穿梭往复的仆役们，多像戏台上的龙套。

此时此刻，相府花厅就是名角齐备的巨大舞台。生旦净末皆已扮过。

正轮到她上场。

“云裳。”

迎面出来的人，是西临丞相的长子，她大哥，沐风行。清隽淡漠的脸，波澜不惊的眼。阖府上下这么多人，唯有他，从来不在她面前堆起虚伪的笑容。

他走近，如平日一般亲昵地唤她名字：“快进去吧，爹娘都在等着。”

那样云淡风轻的口气，好像只是叫她去吃宵夜一样——不，她长这么大，从没跟爹爹和大娘吃过宵夜。只那么一回，她偷偷扮成小厮跟着他去外头办事，二更天时才赶回城。恰是霜降的节气，马蹄过处，满地尽是白霜。一路赶着进了城门，她又累又饿，下马休息。深秋瑟瑟的寒风里，城门口夜市的小摊子上，他给她买过一碗雪片甜汤。

见她冻得发抖，他放下碗，顺手就把冰凉的柔荑握进掌心——云裳永远忘不了那一晚。宽大的手掌，温暖而有力量。大概是因为刚端过热汤的缘故，掌心里微微发烫。

十二岁那年最冷的那个夜里，是他给了她一个掌心的温暖。

他向她保证过：放心，哥会照顾你一辈子的。

此时想到这些，她心口像被什么东西哽住了一样，已经弯起的嘴角慢慢又落了回去，一早积蓄好的笑容全都僵在了脸上，闷闷的，讷讷的。

心事无处安放。



多么美好的过往。那么多亲昵和依恋，仿佛，仿佛就在昨日呵……

她却已经要嫁了。

现实没给她留太多惆怅离别的机会。下一刻，三娘四娘五娘，还有她们的儿女亲随，一迭声儿全迎了出来。每个人脸上的喜悦都像是画上去的，好听的场面话从他们的嘴里涌出来，像一群乌鸦在她耳边聒噪着。云裳被众人众星捧月般簇拥到正厅里去，不过转眼间，笑容就又回到了她脸上。

风行的身影渐渐匿在了嘈杂的人群背后。沐梓荣咳了一声，众人归位。云裳被敏珠和一个老妈子左右搀着，端端正正跪在厅中早就预备好的毡毯上。

“女儿给爹娘见礼了。”

她躬下身，恭恭敬敬磕头。一而再，再而三。四周几十上百口人全都瞪大眼睛看着呢，一丝水分都没有，结结实实的三个响头。

一下又一下。额间的珍珠花钿磕在光滑的地砖上，硌得她生疼。

沐相爷穿着朝服坐在上首，含笑受礼。他身旁的柳氏则是一品夫人的霞帔装。伉俪二人相视一笑，和蔼地望着眼前的“乖女儿”，心安理得受下这三叩首——没有人知道，跪在地上的云裳，低头的瞬间几乎要将银牙咬碎——她的亲娘在哪儿呢？那个本该受她大礼，垂泪送她上轿的温婉女子，在哪儿，在哪儿？！

她的生母，相府的二夫人，已经死了六年。六年来……没人问，没人提。所有人都刻意回避着她留下的痕迹。这些人早就把她给忘了！不入祖坟，不受供养，就那么孤零零地躺在城外的破庙里！现在，独生女儿要出阁了，要入宫当娘娘，却连她一块牌位都见不上！

恨吗？……能不恨吗？

云裳的眼泪漫出眼眶，噼噼啪啪地砸在青砖地上。